

探究语言迁移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以汉语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为例

沈美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上海，201815；

摘要：第二语言习得一直是语言学领域中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和跨文化交流的增多，语言迁移研究成为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第一语言迁移在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化方面对第二语言习得产生影响（Bi, 2023; Cheng, 2023）。在这样的背景下，汉语和英语作为两种重要语言得到广泛传播，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来说，英语学习不仅仅是学习一门新语言的技能，更涉及到复杂的语言迁移过程。本文旨在以汉语为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探究语言迁移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以促进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过程。为此，首先讨论了语言迁移的定义和类型。其次结合影响语言迁移的影响因素发掘出更有效的教学策略。通过本文的研究，为语言迁移对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影响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策略，为第二语言教育领域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母语；第二语言；第二语言习得；语言迁移

DOI: 10.69979/3029-2735.26.02.064

“迁移”并非率先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被提出的概念，其本质是心理学范畴内的核心要义，具体表征为先前的学习活动对后续学习过程产生的作用（Cheng, 2023）。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对比分析理论，首次提及了“语言迁移”这一专业表述。Lado (1957) 曾指出，学习者无论是主动探索第二语言知识，还是被动接触第二语言内容，往往会下意识将母语体系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语言形式，投射到第二语言的学习实践当中。不过学界对于语言迁移的精准内涵，始终存在诸多差异化解读，甚至还存在一定认知偏差 (Ortega, 2009)。

在早期相关研究里，学者们将“interference”与语言迁移进行关联，提出第二语言习得阶段出现的各类错误，均可通过对学习者母语与目标语的差异来实现预判，且这类错误的主要乃至唯一诱因，便是母语层面的干扰作用 (Odlin, 1989)。但实际情况是，母语以及学习者此前掌握的其他语言，都有可能对目标语学习形成正向推动，尤其在两种语言差异程度较低时，这类积极效应会展现得更为突出 (Ortega, 2009)。前述观点的局限之处，在于过度聚焦母语对目标语的负面牵制，却忽视了其能为学习者提供的正向价值。另有观点将“语言迁移”直接等同于母语带来的影响，可实际情况是，当学习者已具

备两门语言的掌握能力时，其母语与第二语言都会对第三语言的学习产生作用，也就是说学习者过往积淀的全部语言知识，都可能成为迁移的载体，而非仅局限于母语范畴 (Odlin, 1989)。即便如此，母语层面的影响依旧是语言迁移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Odlin (1989) 曾对语言迁移作出全新界定，他提出“语言迁移是目标语与其他任何已习得（或未完全掌握）的语言之间，因共性与差异而产生的影响”。在本文研究视角下，这类影响的产生，或许是源于学习者有意或无意之间，对母语与目标语部分语言成分作出的判断，而此类判断未必契合客观实际，其形成的具体条件也尚未被学界探明。该定义既涵盖了传统语言迁移研究中所关注的母语层面影响，又纳入了学习者已掌握的其他语言知识，对新语言习得过程产生的作用，也正因如此这一界定得到了语言学领域学者的广泛认同 (Cheng, 2023)。

语言迁移能够被界定为正迁移与负迁移两个核心范畴 (Bi, 2023)。其中正迁移的内涵，是母语同目标语之间具备的共性特质，可对目标语的习得进程形成正向助推效应。至于负迁移的出现，大多是因为学习者错误将母语与目标语中存有区别的部分语言形态及规则系统认定为等同 (Odlin, 1989)。就国内英语学习者群体

而言，其母语为汉语，英语则属于第二语言，这类学生开展英语学习的前提是已基本掌握母语，故而自身英语学习势必会受到母语以及其他知识经验的作用。鉴于汉英两种语言存在显著差异，语言迁移现象具备普遍性（Bi, 2023; Cheng, 2023）。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将聚焦于汉语母语者的英语第二语言学习场景，深入探究语言迁移给第二语言习得带来的具体影响。

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出现的母语迁移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文化这四个方面（Bi, 2023; Cheng, 2023），所以在探究教学策略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针对性展开。语音方面，英语课程大纲设计应安排时间学习连词，并了解连读类型和英汉音节差异，以提高学生口语水平（Cheng, 2023）。通过开展英汉音节的跨维度比对，学习者可将汉语拼音所具备的正向迁移效应，应用于英语音标的类别化学习进程。在此过程中，学习者能够厘清二者间的异同点、提炼内在关联规律，进而快速夯实英语音标分类的相关知识体系。词汇方面，Zhu (2023) 认为应该依据学习者不同的词汇需求，编写不同的词汇表。在我看来，这种方法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因为中国的人口数很大，教师很难依据不同的需求给与回应，教师可以进行类似于“好、中、低”三类行进词汇编写，这样概括绝大部分的学习者，同时讲解词汇的构成这样更有效。语法和文化方面，教师可以增设翻译比赛、小组互动练习、英美文化知识竞赛等，在夯实语法基础、了解英语的文化语境的同时，增加教学的趣味性。除此之外，教学工作者需引导英语学习者开展大篇幅、广范围的原著文献研读，所选英文读物、学术期刊与通俗杂志应适配其现有语言水平；同时可安排学习者接触各类英语广播及电视节目。如此一来，学习者便能在沉浸式的语言环境中消解母语体系带来的认知阻碍，且能逐步实现向英语语言范式的过渡与贴近。

相较于成年第二语言习得者，低龄语言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其母语层面的语言认知体系与固有语言觉知对学习进程的干扰程度会显著降低；反观年长学习者，往往会依托自身已成型的认知架构与语言意识来开展第二语言的习得活动（Tang, 2020）。Liu 与 Yeung (2023) 的相关研究曾指出，在语音表达精准度这一维度，母语给低语言水平习得者带来的正向推动作用，要

明显高于对高水平学习者的影响。幼儿阶段的个体，其认知能力仍处于未成熟的发展阶段，对母语的认知体系也尚未构建完整，因此在发音动作模式、语言使用习惯以及其他类型的语言知识储备上，受母语的浸染程度相对有限。基于这样的阶段特性，教育工作者需充分把握该时期的独特优势，在幼儿英语教学中侧重夯实语音基础与其他核心英语知识的掌握及应用，教学场景中应尽可能减少母语的介入，同时不倡导引导幼儿对母语与外语展开过度细致的对照分析。此阶段的教学形式也应规避刻板僵化的模式，可借助歌曲传唱、肢体律动、童谣吟诵、绘画创作等多元形式，激活学习者的想象潜能与创新思维，从而充分调动其语言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进入成年阶段后，个体的母语知识体系已趋于完善，但语言使用惯性与思维定式均已基本固化，在第二语言习得的可塑性上远不及低龄学习者。针对这一群体，教学者需着重强化词汇积累与语法规则的传授，依托学习者已有的母语思维逻辑，梳理中英两种语言的共性与差异，协助其对学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纳剖析，以此深化理解的深度与透彻性，实现语言知识记忆效果的巩固。

综上所述，对语言迁移的深入研究和有效策略的探索对于提高第二语言语言习得效果至关重要。对语言迁移的定义进行审视时，解读分析了以往研究中对语言迁移概念的两种误解，强调了语言迁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通过深入分析语言迁移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影响，我们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以下重要的方向。首先是关于发展性错误的思考。在第二语言习得的进程里，语言产出偏差存在不同类型，其中发展性偏差属于该阶段无法规避的客观表现，这类偏差和语言自然习得的先后次序存在关联，其成因并非全部源于母语的负向干扰（Tang, 2020）。语言习得者往往会依托自身已掌握的、较为有限且体系尚不完整的目标语经验与认知，对目标语的使用规则形成失准的判断，甚至出现过度归纳的情况，最终衍生出不符合语法规范的语言结构。这类偏差并未体现出母语的语言特质，其本质是第二语言习得阶段普遍的能力发展与语言规则内化进程本身所催生的产物（Ortega, 2009）。基于此研究现状，后续相关课题需着重强化对发展性偏差与语言迁移效应二者间差异的精准界定。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成果在文化维度下语言迁

移作用于第二语言习得的相关领域，可支撑的文献资料相对匮乏，后续研究需补充更多实证分析，以此明确汉语文化体系中具体哪些维度会对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产生实际影响。

参考文献

- [1] Bi, X. (2023). L1 Transfer in Chinese EFL Learners' Use of Thematic Progression in English Argumentative Wri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13(2), 362. <https://doi.org/10.17507/tpls.1302.10>.
- [2] Cheng, J. (2023). Acquisition of English liaison among Chinese EFL lear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transfer. *Heliyon*, 9(10). <https://doi.org/10.1016/j.heliyon.2023.e20418>
- [3] Lado, R.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4] Liu, Y., & Yeung, P. (2023). The effects of using L1 Chinese or L2 English in planning on speaking performance among high- and low-proficient EFL learners. *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8(1). <https://doi.org/10.1186/s40862-023-00210-8>.
- [5] Odlin, T. (1989). *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dx.doi.org/10.1017/CBO9781139524537>.
- [6] Ortega, L. (2009).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odder Education.
- [7] Tang, M. (2020).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on Chinese EFL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English Finite and Nonfinite Distinctions. *Cogent Education*, 7(1).
- [8] Zhu, Y. (2023). Effect of Glossing on Chinese Senior High School EFL Learners' Vocabulary Acquis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13(12), 3224. <https://doi.org/10.17507/tpls.1312.20>.